

第二辑

# *The Red and The Black*

新课标人文素养教育必读书目

## 红与黑

〔法〕司汤达



出版

# 红与黑



华爱丽 译

丁国斌副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译林(第二辑) 梁羽龙 张海军 主编

---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 华 书 店 总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经 销

北 京 市 金 顺 印 刷 厂 印 刷

3630 千字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本 126 印张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 000 套

---

ISBN 7 - 104 - 01759 - 3/I·694

全十二册定价: 380元

## 第一章 小 城

成百上千地  
把不太坏的放到一起，  
笼子里就不那么热闹了。

——霍布斯

弗朗什——孔泰省最美丽的小城要数维里埃。一座座房子，白墙、红瓦、尖顶，散布在小山的斜坡上。高大的栗子树密密匝匝，描画出小山地势的起伏。杜河潺潺流过，百步以外有堵城墙。这城墙为西班牙人所建，如今只剩下断垣残壁了。

小城北面的高山，是汝拉山脉的一支，它荫护着维里埃。十月，天气刚显寒意，汝拉峰顶就已经覆盖了白雪。一股激流从山上泻下，穿小城入杜河，驱动着大量的锯木。小城居民的生活因此有了几分惬意，但多数居民看上去更像是乡下人。

踏入小城，你立刻会听到隆隆的巨响，搅得人心烦意乱，那是一台模样吓人的机器的杰作。它有二十个大铁锤，湍急的水流带动轮子，铁锤就起、落、起、落……路面跟着打颤。谁也说不清一个铁锤一天制造多少根钉子。起落之间，一些模样儿俊俏的姑娘们把小铁块递到铁锤下方，眨眼工夫铁块变成了铁钉。这种劳动看上去太粗笨，但它使初次进入这片山区的游客啧啧称奇。如果踏入小城维里埃的游客问起大街上耳膜欲裂的行人，那座制钉厂归谁所有，行人肯定会拖着长音儿说：“噢，市长先生的呀——”

小城有一条大街，从杜河岸边一直延伸到山巅。游客如果略作停留，十有八九会见到一个人，身材高大，神色匆忙，一副居高临下的模样儿。

一见到他，行人就要连忙脱帽致礼。这位骑士勋章获得者身着通体灰色的衣服，花白头发，大脑门儿，鹰鼻，五官也算得上周正。乍一见，人们还会觉得这张脸既有小城市长的威仪又有四十八岁至五十岁男人身上的那种魅力。但是，从巴黎来的游客转眼就会

产生不快的感觉，他那种心满意足的神气中掺杂着一种无可名状的狭隘和匮乏。游客终于恍然大悟，看来这位老爷的才干仅止于勒逼欠债的人按期偿付，然而如果他欠了债，就要拖得遥遥无期了。

这位先生就是维里埃的市长德·瑞纳先生。他步履庄严，穿过大街，走进市政厅，消失在游客的视线里。再往前行数百步，游客会看见一座外观漂亮的房子，一道铁栅栏把一座美丽的花园和房子连接起来。远处的丘陵画出一道天际景致，曲折如意，好像生就为了让人看着舒服。眼前美景使游客暂忘了逼他透不过气来的金钱味道。

这座房屋也归德·瑞纳先生所有，刚刚竣工。它是市长先生凭借制钉厂赚到手。听人说他祖先是西班牙人，源于一个古老的家族，好像在路易十四征服本地之前就已定居下来了。

一八一五年他担任了维里埃市长职位，从这一年起他就以作工厂主为耻辱。那座美丽的花园每一层都有护墙，共分几层，一直伸展到杜河岸边。它是对市长先生在铁钉交易中的才干的报酬。

德国莱比锡、法兰克福、纽伦堡等诸工业城市周围都有秀丽的花园，在法国，您就别奢望见到这些了。在弗朗什——孔泰，砌墙，堆石头，越多越好，仿佛不如此就得不到邻居的尊敬。德·瑞纳先生的花园也是高墙林立，里面有几小块土地，是他用高价买下来的，于是这花园更使人称赞不已了。那个锯木厂位置特殊，屋顶一块大木板上用很大的字写着“索黑尔”，让人一进城就对它留下了深刻印象。六年前这块属于锯木厂的土地，现在正修建着花园第四层的平台。

德·瑞纳市长先生尽管高傲，但也不得不央求老索黑尔，不得不掏给他亮光的金路易，这个冷心肠又固执的老农民！工厂终于迁往他处。至于那条使轮子不停转动的公共水流，则是他利用自己在巴黎的影响让它改道了。这是他在—八二七年选举后捡到的好处。

为了锯木厂这一阿尔邦的土地，市长先生把杜河下游五百步处的四阿尔邦给了索黑尔老爹——自从他赚了钱，他就被冠以这个称呼。这块地的位置对他的枞木板买卖更加有利，但是索老爹还是巧妙地利用这位邻居急切而强烈的占有欲，敲了他六千法郎的竹

杠。

这笔交易受到当地明达之士的议论。四年以后的一个礼拜天，德·瑞纳先生穿戴着市长礼服回家，远远望见老索黑尔正看着他乐呢。这一乐使市长先生顿生疑窦，既而恍然大悟：他本可以用更小的代价做成这笔买卖。

造墙而且是许多的墙，在维里埃才能博取尊重，但更要紧的是不要使用那种每年春天从汝拉山口前往巴黎的泥瓦匠带着的意大利图纸。否则，标新立异的坏名声将如泥淖染身，难以洗涮，鲁莽的造墙者在明达而稳健的人士心中永远地一文不名了。这些人在弗朗什——孔泰掌握尊敬的给予与夺取大权。

这些明达之士在当地实施着最令人厌恶的“专制”。专制，对于在共和国的巴黎生活过的人来说是无法容忍的。

## 第二章 市长

权势！难道这不值一  
提么，先生？愚者的崇敬，  
稚者的惊诧，富人的羡慕，  
贤人的蔑视。

——巴纳夫

沿着小山，在杜河上方约百尺处有一条公共散步道。从散步道远望，是一片秀丽的法国风光。但是，每到春季，雨水冲刷，路面就变得沟渠遍地，坑坑洼洼，让人难以落脚。人人都感到不方便，认为需要修筑一堵大墙来挡土。对于德·瑞纳先生的仕途声望而言，这是百年不遇的绝佳时机，他趁机修了墙，二十尺高二百多尺长，好像不这样无法使他的政绩流芳百世。

墙上的胸墙离地四尺高。为了这胸墙，德·瑞纳先生不得不三上巴黎，因为前任内务部长自称是维里埃散步道的死对头，眼下有工人正在往胸墙上装石板，仿佛在向现任和前任的部长大人们示威呢。

我的胸抵着泛出蓝灰色的巨石，我的心忆着昨夜巴黎的告别舞会，我的眼望着杜河的谷地。远处，河左岸，五六条山谷蜿蜒而去，谷中的小溪清楚地出现在眼前，跳荡奔流，泻入杜河。烈日当头，山中游客可以在这座平台上享受枝叶茂密的悬铃木的浓荫，任思绪飘扬。悬铃木生长迅速，微微的蓝色点缀在绿色中。这些都要归功于防土墙后面的新土，德·瑞纳先生顶住议会的反对意见，死活把散步道拓展了六尺。因此，市长先生和乞丐收容所所长瓦勒诺先生一致同意：这座平台比圣日耳曼—昂莱的平台毫不逊色，两者难兄难弟。尽管德·瑞纳先生是极端保王党人，而我是自由党人，这件事我还是要称许他。

忠诚大道，是这条散步道的正式名称，在沿路大理石板上见到。这项壮举令市长先生获得一枚十字勋章。对于这条忠诚大道，我有一件事要指出，那就是市政当局命人修剪甚至砍秃这些悬铃木的野蛮方式。这些树与其让自己脑袋低，圆，平，活像菜园里让人熟视无睹的蔬菜，倒不如取法英国花园里那种大大方方的外观。但是，市长先生金口玉言，市政府所有的树木每年都要两次遭受这种砍伐。当地的自由党人传言，市政府的园丁之手越来越用劲，是因为马斯隆副本堂神甫养成了把修剪下来的树枝据为己有的习惯。这位年轻的教士几年前来自贝藏松，监视谢朗神甫和左近几位本堂神甫。一位曾在意大利参战退伍后来到维里埃的外科老军医，有一次胆敢当面表露对这种周期性损伤的怨言。据市长先生说，他退伍前兼雅各宾派和波拿巴分子双重身份。

“我喜欢荫凉。”德·瑞纳先生接口说，语气中有某种高高在上的意味，但对一个身为荣誉团骑士的外科医生说话，不这样还真不行。“我命人修剪我的树木，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荫凉，一棵树如果不能像胡桃树那样带来收益，我想不出它还能有别的什么益处。”

“带来收益”，在维里埃这是决定一切的无上法则。这个词儿代表了四分之三居民的惯常思维。

小城如此美丽，乍到此处的外地人沉醉于四周那深幽的山谷，首先会想到居民们对美的敏感；本地旖旎的风光确也没少挂在居民的嘴上，人们并不能否认他们对此看得很重要，因为这风光吸引来

了外地人，游客的钱胀满了旅店老板的腰包，然后通过税收方式给城市带来收益。

忠诚大道上，一个晴朗的秋日，德·瑞纳先生让妻子挽着胳膊散步，他说话时神情严肃，德·瑞纳夫人一边听着，一边不安地注视着她的三个孩子的行踪。大孩子约莫十一岁，总是靠近胸墙，而且想要爬上去。于是一个温柔的声音唤出了“阿道夫”这个名字，那孩子于是放弃了打算。德·瑞纳夫人看上去有三十岁，依然风韵不减。

“他会为此懊悔的，这位巴黎客人，”德·瑞纳先生忿忿不平地说，原本苍白的脸色较平日更加厉害，“我在宫里也不缺彼此照应的朋友……”

我不能那么残忍，让您忍受谈话的冗长和转弯抹角，尽管我是那么愿意跟您聊聊外省。

这位在维里埃市长眼里，如此可恨的巴黎客人不是别人，正是阿佩尔先生。两天前，他想方设法参观了维里埃的监狱和乞丐收容所，不仅如此，他还闯进了市长大人和本城绅士们义务管理的医院。

“不过，”德·瑞纳夫人啜嚅着说，“您既然正直廉洁，又细致谨慎地办理慈善事业，这位巴黎来客又能把您怎么样呢？”

“他是专为挑毛病才来的，好以后大做文章，在自由党的报纸上发表。”

“我亲爱的，您可是从来不看一眼这些报纸的呀。”

“但是有人总跟我提起这些雅各宾派的言论。这些事老让我忧心如焚，并且干扰我做正当的事。至于我哪，我是一辈子也不会宽恕这位本堂神甫的。”

### 第三章 穷人的利益

一位有德行而不要手腕的本堂神甫，是乡间的福音。

——弗列里

我们应该叙述一下维里埃城这位本堂神甫。他已经年逾八十，

但是由于山中清爽的空气，他身体健壮，养成一副坚毅如铁的性格。无论何时他都有权参观监狱、乞丐收容所。有人从巴黎把阿佩尔先生介绍给他。这天早上六点钟整，阿佩尔先生来到小城，径直奔向神甫的家里。看来他很聪明。

谢朗神甫读着德·拉莫尔侯爵写给他的介绍信，沉吟不语。德·拉莫尔侯爵是法兰西贵族院议员，也是弗朗什——孔泰省最大的地主。

“我的年纪这么大，这里的人都尊敬我，”神甫低声自语，“他们不敢对我轻举妄动！”想到此刻，他立刻转身朝向巴黎来的先生。虽然他年纪高迈，但在他的眼睛里，仍流露着圣洁的光芒。这仿佛表明：一件多少有点危险的行动，他都乐于去从事。

“先生，你跟我一块儿去吧。但是在看守面前，尤其是乞丐收容所的管事人面前，我希望你不要发表任何意见，不管我们见到了什么。”听到这里，阿佩尔先生明白他碰到了一个大心肠的人。他随着这位可敬可佩的神甫造访了监狱、医院和收容所。阿佩尔先生提了诸多问题，回答稀奇古怪，但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指责的意思，他忍住了。

两人的参观持续了几个小时。神甫邀请阿佩尔先生一起吃饭，然而阿佩尔先生恐怕牵累这位仗义而行的朋友，于是推辞说他有好多信件等着回复。三点钟左右，他们两位详细考察了乞丐收容所以后又去看监狱。在监狱门口，他们碰见了看守。这个看守六尺高，一双罗圈儿腿，一张卑下猥琐的脸，人见人厌。

他瞧见了神甫，立刻说道：“喂！先生，您身边的这位，不会是阿佩尔先生吧？”

“是又怎么样？”神甫反问。

“我昨天接到明确而重要的命令，那是省长大人派一个宪兵送来的，上头说严禁阿佩尔先生进出监狱。”

“诺瓦鲁先生，我明白地告诉你，跟着我的这位客人不是别人，正是阿佩尔先生。你认识我吧，难道你不晓得我有权进入监狱？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我想让谁陪着我都可以。”神甫说道。

“是的，神甫先生，”看守垂下脑袋，低声说着，好像一只哈叭狗儿被大棒折服。“只是，神甫先生，我有妻子儿女，一旦有人告

发，我的饭碗就给砸了，我一家老小全靠这个职位养活呀！”

“我也害怕我的工作丢掉。”神甫又说道，声调愈发感人。

“那可是天壤之别呀！”看守赶忙接口道，“神甫先生，我们都知道您八百利弗尔的进项，一份多么阔绰的好差使呀！”

这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可是小城的人议论纷纷，差不多有二十种不同的说法，更有人添油加醋，在小城里挑拨着各种仇恨的情绪。此时，德·瑞纳先生和他的夫人之间的一些小争议，也正是为这件事。当日早上，德·瑞纳先生就携同乞丐收容所所长瓦勒诺先生到谢朗神甫家里，向神甫表示了极端的不满。没有人同情谢朗先生的所作所为，他感到了那些话的压力。

“行了，先生们！我已经是八十岁的老人了，我将成为这区域第三个被赶走的神甫。我在这地方生活五十六年了，本城居民，差不多每个人，我都给行过洗礼。我刚来时，维里埃只是个小村镇。我每天为年轻人主持婚礼，他们祖父的婚礼，还是我主持的呢。维里埃是我的家。当我接待那位陌生人时，我也曾为自己打算过，想到这位巴黎客人也许真的是自由党人，因为现在遍地都是自由党人嘛。但是我想他对穷苦人和囚犯有什么损害呢？”

德·瑞纳先生的责难，尤其是乞丐收容所所长瓦勒诺先生的咒骂，越来越恶毒。

“好吧，先生们，把我撤了吧！”老神甫喊着，声音微微发抖。“但是我还要照旧居住在这里。大家都清楚，四十八年前我继承了一片地产，每年有八百利弗尔的进项。我靠这些钱足以维持生活。任职期间我没有一点积蓄，也正因为是这样，当有人向我谈及撤职时，我并不心慌意乱。”

德·瑞纳先生和夫人的关系可谓琴瑟和谐，然而他无法答复妻子怯懦地一再提出的问题：“这位巴黎来的先生，他能做出什么损害囚犯的事？”他正要大发脾气时，妻子突然一声惊叫。原来他们的第二个儿子爬上了挡土墙的胸墙，这墙高出外面的葡萄园二十尺，可是孩子正在上面跑着。德·瑞纳夫人不敢和孩子说话，害怕孩子受到哪怕一丝惊吓，掉下来。那孩子正在为自己的壮举得意时，看到了母亲，那灰白如土的脸色使他从墙上跃下，投入母亲的怀里。他被好好地数落了一顿。

这小小的事件改变了谈话的内容。

“我一定要把索黑尔弄到我的家里，这个锯木工的儿子，”德·瑞纳先生说道，“孩子们越来越顽皮，咱们看不过来，让索黑尔照顾他们吧。他是个教士，就算不是也八九不离十，他会让孩子们取得进步的，因为谢朗神甫说他性格坚强，而且精通拉丁文。我付他三百法郎，包他吃饭。我从前对他的品行一直琢磨不定，他是那个老外科医生，荣誉团骑士的忘年交。医生借口是索黑尔的亲戚，一直住在他们家里。他说咱们山里的空气有助于治疗哮喘病，可是这一点尚未得到任何证实，他很可能是自由党的秘密间谍。他参加过拿破仑在意大利的历次战役，听说还曾签名反对建立帝国。这个自由党人教授小索黑尔拉丁文，还把好多书送给了他。我从前万万想不到会让锯木工的儿子和咱们的孩子在一块儿，可就在我和神甫吵得七荤八素的头一天，神甫亲口对我说小索黑尔三年来一直在攻读神学，而且打算进神学院。所以，他不是自由党人，而是拉丁文学者。”

“之所以这样安排还有一个原因，”德·瑞纳先生继续说下去，“瓦勒诺前不久给他的四轮马车买了两匹诺曼底马，他为此洋洋自得，可是他还不曾给他的孩子请家庭教师呢。”德·瑞纳先生说时看着妻子，神色俨然是一位外交家。

“他可能把我们这个抢去的呀。”

“你这么说是同意我的计划喽，”德·瑞纳先生说着，微微一笑，算是感谢妻子刚才那个微妙的启发。“好吧，这件事就这么办了。”

“噢，我亲爱的，你这么快就下定决心了！”

“这是因为天性刚强，这一点，谢朗神甫已有所领教了。我们用不着隐瞒，此地早已充斥着自由党人。我知道那些布料商人暗中嫉妒我，他们之中的两三个就要变成百万富翁了。任他们去吧，我将很高兴让他们看着德·瑞纳先生的孩子在家庭教师的带领下散步，规规矩矩地从他们眼前走过，不由他们不对我心生敬意。我的祖父曾对我说，他少年时代就有一个家庭教师。这件事大概要花我一笔钱，但是为了保持我们的身份，这是必不可少的。”

这个决定突如其来，德·瑞纳夫人沉吟不语。她是个窈窕的少妇，体态丰满匀称，容貌端正秀美，年轻时是本地有名的美人儿，

山里人个个这么说。她有着某种纯洁朴素的仪态，举手投足仍有着少女般的娇艳。用巴黎人的眼光看，这种天然雕琢而成的风韵，流露着无限天真和活泼，甚至会唤起一种温柔的快感，让人想入非非。如果德·瑞纳夫人晓得自己具有这些特点的话，她一定会感到窘迫以至羞耻。在她高洁如霜的心中，从未有过卖弄风情或是矫揉造作的想法。据说乞丐收容所所长依仗自己有几个钱曾经在一段时间里钟情于她，可惜没有成功。这件事使她的贞洁为人称颂，人人都知道这位瓦勒诺先生，年轻魁梧，身体健壮，一张脸总把红光反射到对面人的眼中，络腮胡子又浓又黑。他脸皮厚，声音高，不害臊，在外省人的眼里也算得上是一个美男子。

德·瑞纳夫人生性羞涩平和，她极其厌恶瓦勒诺先生纵声大笑，随便乱动，没有个稳重劲儿。在维里埃人人都觉得欢欣鼓舞的事，她却离得远远地，因此人们认为她十分骄傲于自己出身的门第。别人的毁谤，她不记在心上，看到本城男性居民日渐稀少地登她的家门，反而感到快活。有一点我们无须隐瞒，那就是在小城太太们的眼中她是个傻瓜，因为她竟然在丈夫身上不用一丝心机，她徒然地放走了许多请丈夫从巴黎或贝藏松为自己带来时髦的帽子的大好机会。这个女人，只要能让她独自一人在自家美丽的花园中散散步，也就别无他求了。

她有一颗天真烂漫的心，从未想到对丈夫求全责备，或者明白地表示丈夫令她厌烦。她认为夫妇之间本来不过如此，根本就没有更温柔更甜密的关系存在。当德·瑞纳先生跟她谈及孩子的教育计划时，她倒是爱他的。三个孩子，他想让一个进军队，一个进教会，一个进法院。总之，在她认识的男子当中，德·瑞纳先生比别人都好，算是最不让她讨厌的。

德·瑞纳夫人对丈夫的这种评价不是空穴来风。维里埃市长素有见识广博，礼貌周全的美誉。他能讲半打笑话，这是从他的一位叔父那里学到的。叔父是个上尉，法国大革命前在奥尔良公爵的步兵团服役。去巴黎时他有幸进入亲王的客厅，见到过德·泰莱松夫人，最有名的德·让利夫人和建筑亲王官邸的发明家杜卡莱先生。这些大人物经常出现在德·瑞纳先生的故事里，当然对此他也百谈不倦。不过，这种微妙的回忆慢慢成了他的一项工作了。近来他只

有在重大场合才重复这些关于奥尔良家族的故事。还有一点，德·瑞纳先生的确可说是谦谦君子——但是不要谈金钱——大家有理由公推他是小城里的阳春白雪。

## 第四章 父与子

如果真是这样，难道是我的罪过么？

——马基雅维里

“我的夫人确实有头脑。”次日清晨六点钟，维埃里市长一边向老索黑尔的锯木厂走去，一边寻思。“我从前曾对她说，要尊重我的身份和地位，少和平民百姓接触。那时我做梦也想不到我现在会需要这个小索黑尔教士到我家里。唉，管他呢！人人都说小索黑尔精通拉丁文，简直可以讲得天花乱坠。乞丐收容所所长也是个惯用心机的人，也许这次他和我不谋而合，而且要抢在我头里。果真如此，以后谈到他的家庭教师，一定会有不可一世的神情！……家庭教师一旦请到家，要不要给他披上一件黑袍子呢？”

德·瑞纳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患得患失，举棋不定。突然，他看见一个乡下人，身高约有六尺。天刚蒙蒙亮，他就忙个不停，丈量堆放在杜河岸边拉纤道上的许多木材。这乡下人看到市长向他走近，好像不大高兴，因为这些木材堵塞了交通，是违犯法律的。

这乡下人正是索黑尔老爹。当他明白了德·瑞纳先生关于聘请于连的意思后，大惑不解同时又窃喜非常。但是当他听这些话的时候，神情是愁闷悲苦外加漠不关心。这山区的居民知道如何来掩饰他们的精明，老索黑尔正善于扮演这种角色。西班牙人统治时期他们沦为奴隶，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了，但他们依旧保留着埃及奴隶的面目表情。

索黑尔老爹的最初回答，无非是他早已烂熟于心的一大堆客套话。当他重复着这些废话的时候，面孔上带着与之不相配的笑容，这笑容增加了神色的虚伪。他天生一副无赖嘴脸，这下暴露无遗了。他脑子转个不停，试图寻找一个能说服自己的理由来解释，为

什么一个有权有势的大人物要把自己那个废物儿子弄到家里去。他有三个儿子，他最不喜欢于连了。但是偏偏这个他最不喜欢的于连，德·瑞纳先生愿意聘请他作家庭教师，而且给出做梦也不敢想的薪水，一年三百法郎，管吃，还管穿。这末一项要求是索黑尔老爹灵机一动提出来的，也是德·瑞纳先生灵机一动应允的。

索老爹的要求触动了德·瑞纳先生的心。他暗自思忖：“按常理说，我对索黑尔的建议，他应该心满意足才对。现在他这么吞吞吐吐，恐怕已经有人提出聘请于连了，这再明白不过了，除了瓦勒诺家，不会有别人。”德·瑞纳先生于是催促索黑尔立刻敲定此事，但是这一招不灵，乡巴佬儿故弄玄虚，死活不同意，他假说征求一下儿子的意见，好像在外省一个有钱的父亲会真地问问没钱的儿子的意见似的。他故意这么说，无非是摆架子罢了。

这座水力锯木厂，坐落在河岸边。棚顶盖在椽子上，四根粗木支撑着椽子。厂棚里，在八、九尺高处，人们可以看到一把大锯，时而升起，时而落下。一架结构简单的机器把一段段的木材送到锯子下面。河水冲击着一个轮子，产生两种机械作用：第一使锯子上下升降，第二使一段段的木料慢慢送到锯子下面，然后锯成一片一片的木板。

索黑尔老爹走近工厂，扯开嗓子，高喊于连，但是没有人应声答话。他只看见两个大儿子，他们都是身形粗壮的汉子，膀大腰圆，正挥动着笨重的斧子，砍开松树干，然后送到锯木头的地方去。他们准确地对准树干上的墨线记号，斧子落处，木屑纷飞。他们俩都没听见父亲的叫喊。于是索老爹走向厂棚，进去一看，于连不在他应在的地方，四下搜寻，却见他骑在五、六尺高处的一根横梁上。于连应该一心一意照看这机器的操作，但他弃之不顾，却在埋头读他的书。这是索老爹最讨厌不过的事。他可以原谅于连，因为他的身体如此瘦弱，跟他的两个粗壮的大儿子完全不同，于连最不适于干体力活儿。但是他不能容忍于连读书，因为他自己就是个睁眼瞎。

索老爹喊了两三次于连，于连仍未吭声。这少年的心思完全被书本吸引走了。就连锯子的噪音他都充耳未闻，更何况他父亲那可怕的叫喊呢？后来老头子不管自己年纪大，很敏捷地跳过正待锯开

的树干，再一步跳上支撑着棚顶的横梁，他凶狠地一拳出去，于连手中的书正落河中，第二拳去势亦猛，正打在于连头上。于连身体失去平衡，像个圆球似的滚下。如果不是做父亲的手快，伸出左手将他抓住，于连早已跌下十四、五尺远的机器铁轴里，那样他必定粉身碎骨。

“哼！懒虫！照看锯子的时候也非得读你那混帐书不成？晚上去神甫家里混时光的时候，你再看书也不迟呀！”

索老爹的两拳早已使于连满脸淌血，晕头转向了。他只好走向锯子边，那才是他的位置。于连眼内噙泪，肉体的痛苦是次要的，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失去了心爱的书。

“下来！畜牲，我有话跟你说。”机器的噪音使于连仍未听见父亲的命令。他的父亲已经下到地面，不愿意再爬到机器上了。他找来一根长棍子，这是人们用来打胡桃用的，他就用它敲打于连的肩膀。于连脚刚沾地，老索黑尔就从后面凶暴地推搡他，往家里赶他。这个少年心中暗道：“父亲要怎么处置我呢？天知道！”他一面走，一面伤心地回望那条小河，他的书掉到里边去了。那是他最喜欢的书《圣赫勒拿岛回忆录》。

于连两颊绯红，双眼低垂着。他是个十八、九岁的少年，外表文弱、清秀，面部不同寻常。他有一个鹰勾鼻子，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宁静的时候，那眼中显露出沉思与热情，但转瞬间又流露出可怕的仇恨的情绪。他的头发是深褐色的，垂得很低，盖住了大半个额头，愤怒的时候，更显出他的坏性情。人类的相貌，变化万端，但是于连的有点不同寻常，有点突出。他身材修颀而匀称，看起来他不是强壮有力的人，而是柔和的人。自从幼年时代，他的沉思的神情和苍白的脸色，总使他的父亲以为他活不长，或者即使拉扯大也是家里的累赘。家里人都看不上他，他也因此恨两个哥哥，还有父亲。每当礼拜日玩耍时，当着众人的面，他总是挨打。

他那张标致的脸博得少女们的称赞和同情，是不到一年的事。人人都蔑视于连，把他当作弱者，然而于连却崇拜那位敢于和市长大人谈论悬铃木的老外科医生。

这位外科医生有时付钱给索黑尔老爹，使他能教授于连拉丁文和历史，这里仅指他知道的历史，即一七九六年意大利战役。医生

临终前将他的荣誉团勋章传给于连，又把退伍军人的半薪和三四十本书遗赠于连。其中最令于连珍爱的那本已随杜河而去。这条河正是德·瑞纳市长利用他手中的职权改变了水道。

刚刚踏入家门，于连就觉得那双有力的手抓住了他的肩头。他浑身颤抖，等着棍棒落下。

“说实话，不许撒谎，”老农民在于连的耳边粗暴地吼叫。他用手一把将于连拽个趑趄，好像小孩子扭转他们手中的锡兵玩具一般。于连那双黑而大的眼睛，满含泪水，他望着老农民那双灰色的小眼睛。这老农民仿佛要把于连的灵魂看个明白。

## 第五章 谈判

坚忍巧成。

——艾尼乌斯

“老老实实说，小书呆子，你在什么地方认识了德·瑞纳夫人？你跟她说过话没有？”

“从来没有，”于连回道，“除了在教堂里，我再也没见过这位夫人。”

“不知羞耻的家伙，那你盯着人家看没有？”

“从来没有。在教堂里我只看上帝。”于连答道。于连的神色有点儿假正经。反正怎么样都行。否则那无情的拳头，又会像冰雹一般落在他的头上。

“这里边总得有点原因，”狡黠的老农民说到此处，略顿一下，又说：“丑恶的伪君子，我不想打探你的事情。这样也好，总之，我可以甩掉你这个累赘，你滚蛋了，我的锯木厂会办得更红火。你讨得了神甫的欢心，其他什么人也相中了你。他们给你寻了个好差使。收拾一下你的家当，我把你送到德·瑞纳先生家里，你要当他家孩子的家庭教师啦。”

“做家庭教师有什么好处？”

“有饭吃，有衣穿，还可以赚三百法郎的工钱。”

“我不想当奴仆。”

“畜牲，谁说你当奴仆了？难道我愿意自己的儿子去当奴仆吗？”

“那到他家里，我和谁一起吃饭呢？”

老索黑尔哑口不言，他觉得再说下去，必定冒着轻率的过失。于是他大发脾气，狂骂于连想入非非，就知道吃。然后撇下于连找另外两个儿子商量去了。

不久，于连也走到他的兄长们那里。他看见他们停下手里的活儿，身子靠在斧柄上，正在商量。于连认真观察他们的神情，可是看了许久，也猜测不出什么，他又怕被人撞见，于是往锯木厂的另一端走去。他准备平心静气地思考一下这个将改变他命运的消息，但他又静不下心神。他的想象力正在描画德·瑞纳先生府第的美丽与新奇。

他自言自语：“这些美丽和新奇都属虚妄的，宁可死也不能和奴仆同桌而食。我攒了十五法郎八个苏，今夜就逃。从小路走，两天就能到贝藏松，如果可能的话，我去当兵吧。再有机会，就去瑞士。不过，这么一来，我的前程就完了，那顶美顶美的牧师位置也可望而不可及了。”

厌恶和奴仆一起吃饭，于连并非天生如此。为了出人头地，他可以忍受比与奴仆同桌而食更屈辱更艰辛的事情。他的这种双重性格是从卢梭的《忏悔录》上学得的，这书对他而言是无与伦比的，凭借这本书，他建设了自己的理想国。拿破仑军队公报汇编和《圣赫勒拿岛回忆录》都是他挚爱的经典。他从未注意旁的事物，绝不相信别的什么书，为了这三本书，他可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笃信老医生的话，天下其他的书不过是一堆废纸，书上的话全都是胡说八道。无非是作者们想往上爬，要发财的表白而已。

于连除了有火一般的热情之外，还有一种惊人的记忆力。虽然有时他脑子里也记住一些呆傻无益的事。他看出谢朗神甫是决定他前途的关键人物，为了讨好他，于连竟将一部拉丁文的《新约全书》倒背如流，德·迈斯特的书《教皇传》他也能背诵。于连心里何尝不知道这两本书毫无价值，但是谢朗对他的态度，关系他一生的命运，他心里对此一清二楚。